

【华夏文化典藏书系】

大清王朝历史之谜

— Da Qing Wang Chao Li Shi Zhi Mi —

宋佩 李军 张勇 ·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华夏文化典藏书系】

大清王朝历史之谜

上

宋佩 李军 张勇 · 著

陕 西 旅 游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王朝历史之谜 / 宋佩、李军、张勇著. -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6.1

ISBN 7-5418-2217-5

I . 大… II . ①宋… ②李… ③张… III . 中国－古代史－史料
- 清代 IV . K24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5868 号



华夏典藏书系

世纪山水策划

大清王朝历史之谜

宋佩、李军、张勇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3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14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418-2217-5/k · 214

定价: 20.0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有缺页、倒页、脱页，可与工厂直接调换。

联系电话: 029-84273850 服务监督热线: 010-67491549

◆ 前 言 ◆

中国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朝代的更迭，以及历史的动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许多记载过往岁月的文化典籍遭到了破坏和散失。还有的文化典籍则被统治阶级涂上了政治色彩，或按照他们的需要，或出于他们的偏见，加以篡改或歪曲，“人为”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个弄不清的“疑案”。

近 300 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世变之亟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在其如此漫长的岁月中，演绎着太多的令人无法理喻而又难以解答的谜宗悬案和至今争论不休的疑惑，这些关乎兴衰荣辱的轶事奇闻中失散了多少真实的史实，沉浮着多少未知的秘密，使得漫漫史海陷入迷茫。本书所谓的“谜”，就是指那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五花八门的“疑团”、“公案”。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诗人对历史发出的嗟呀和咏叹；“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这是智者对历史提出的要求和希望；“事因有难明于一时而有待于后世者”，这是史家对历史的遗憾与期待。近年来传奇式的历史疑案引发了影视界和社会大众对清宫戏的热情。戏说历史影视泛滥，让大众对历史史实的理解支离破碎。“还清史本来面貌”成为史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穷根究底、弄清历史真相的“癖好”，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皓首穷经、披荆斩棘地去寻找那些“谜团”、“疑案”的踪迹，幸运的是功夫不负苦心人，许许多多的“谜团”、“疑案”已经在证据面前得到化解了。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谜团”、“疑案”

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更多的“谜团”和“疑案”恐怕是永远也难以破解的。

本书搜集了大清王朝整部历史所流传、记载的、引发轰动的、众说不一的、争论不止的、甚至始终难有定论的，让后人百思不解，但又特别抓人好奇心和敏感神经的宫廷内幕、官场奇闻、文人轶事。如书中所列“孝庄下嫁多尔袞”、“顺治出家”、“雍正篡位”之类的宫廷秘闻，这些故事早已成为民间耳熟能详的奇闻轶事，并成为传奇小说、电影、电视颇为青睐的题材。又如“洪承畴降清之谜”、“史可法殉难”、“雍正诛年羹尧、隆科多”之类的名人悬案，也常常是街头巷尾的谈话内容。此外还有“纪晓岚与和珅结怨”、“赛金花身世”、“难得糊涂”等趣闻轶事，则在过去的书本中大都有过描述，或被编为剧本，反复在清宫剧中出现；或被编为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本书以解谜团、说故事的形式，把历史、考古、文学、艺术、军事、政治等范畴的知识生动地描述了出来，在知识含量大的基础上，力求具有趣味性。

而当我们触摸了大清王朝的疑悬谜案，温故了煌煌帝国的沧桑日暮，我们是不是可以从骨子里认识当年大清国的那段最真实的历史，从而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代人做了什么又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希望读者开卷后会轻松地了解、掌握、扩充历史知识。愿此书成为一把开启大清历史大门的钥匙，让您览尽大清300年来的沧桑变幻……

编 者

2006年2月

目 录

| | |
|--------------|------|
| 努尔哈赤姓氏之谜 | (1) |
| 努尔哈赤死因之谜 | (5) |
| 努尔哈赤大妃殉葬之谜 | (10) |
| 沈阳故宫何时兴建之谜 | (19) |
| 清太宗身世之谜 | (23) |
| 皇太极继位之谜 | (27) |
| 大清国号源起之谜 | (33) |
| 洪承畴降清之谜 | (37) |
| 皇太极死因之谜 | (41) |
| 顺治继位之谜 | (46) |
| 孝庄皇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谜 | (51) |
| 顺治出家之谜 | (55) |
| 顺治死因之谜 | (59) |
| 孝庄太后昭西陵建造之谜 | (64) |
| 康熙继位之谜 | (68) |
| 清康熙帝南巡之谜 | (71) |
| 丁酉科考案闻世之谜 | (74) |
| 吴三桂投清之谜 | (79) |
| 李自成归宿之谜 | (83) |
| 史可法殉难之谜 | (88) |
| 陈圆圆归宿之谜 | (92) |

| | |
|-------------------|-------|
| 董小宛与董鄂妃之谜..... | (97) |
| 陈名夏死因之谜..... | (102) |
| 柳如是身世之谜..... | (107) |
| 蒲松龄族别之谜..... | (112) |
| 康熙与天花之谜..... | (117) |
| 苏麻喇姑身世之谜..... | (122) |
| 南怀仁受宠之谜..... | (126) |
| 戴名世获罪之谜..... | (131) |
| 雍正继位之谜..... | (135) |
| 雍正死因之谜..... | (139) |
| 雍正泰陵之谜..... | (143) |
| 查嗣庭科场试题案之谜..... | (147) |
| 年羹尧、隆科多被诛之谜..... | (152) |
| 允禩、允祿被诛之谜..... | (157) |
| 《大义觉迷录》之谜..... | (161) |
| 曹雪芹祖籍之谜..... | (166) |
| 曹雪芹家族败落之谜..... | (171) |
| 乾隆身世之谜..... | (176) |
| 乾隆伪造“元传国玺”之谜..... | (179) |
| 香妃身世之谜..... | (184) |
| 尹壮图受惩之谜..... | (188) |
| 清乾隆帝南巡之谜..... | (192) |
| 孙嘉淦奏稿案之谜..... | (195) |
| 甘肃捐监冒赈案中案之谜..... | (199) |
| 和珅受宠之谜..... | (203) |
| 纪晓岚与和珅结怨之谜..... | (208) |

| | |
|----------------|-------|
| 和珅与刘墉结怨之谜 | (213) |
| 郑板桥“难得糊涂”含义之谜 | (219) |
| 满汉全席起源之谜 | (223) |
| 乌拉那拉皇后削发被“废”之谜 | (228) |
| 马嘎尔尼使华团礼仪之争之谜 | (232) |
| 嘉庆继位之谜 | (237) |
| 嘉庆遇刺之谜 | (242) |
|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谜 | (246) |
| 天理教攻打紫禁城之谜 | (250) |
| 洪亮吉露章获罪之谜 | (254) |
| 道光继位之谜 | (258) |
| 孝全皇后“暴死”之谜 | (263) |
| 《穿鼻草约》“签订”之谜 | (268) |
| 咸丰继位之谜 | (273) |
| 咸丰客死之谜 | (278) |
| 咸丰心仪人之谜 | (282) |
| 慈禧身世之谜 | (287) |
| 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之谜 | (291) |
| 左宗棠“谋位”之谜 | (296) |
| 石达开出走之谜 | (301) |
| 石达开大渡河畔遗物之谜 | (306) |
| 慈安猝死之谜 | (311) |
| 同治死因之谜 | (315) |
| 慈禧策动辛酉政变之谜 | (320) |
| 董福祥发迹之谜 | (325) |
| 洪秀全死因之谜 | (330) |

| | |
|-----------------------|-------|
| 李秀成投敌之谜..... | (334) |
| 慈禧择立光绪之谜..... | (340) |
| 珍妃落井之谜..... | (345) |
| “公车上书”之谜..... | (349) |
| 戊戌政变起因之谜..... | (354) |
| 光绪帝“密诏”之谜..... | (358) |
| 康有为“围园劫后”之谜..... | (363) |
| 光绪猝死之谜..... | (368) |
| 翁同龢开缺之谜..... | (373) |
| 邓世昌殉国之谜..... | (378) |
| 北洋舰队失利之谜..... | (383) |
| 方伯谦被杀之谜..... | (388) |
| 中日马关谈判之谜..... | (393) |
| 颐和园布局结构之谜..... | (398) |
|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谜..... | (402) |
| 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皇帝无嗣之谜..... | (406) |
| 袁世凯死因之谜..... | (411) |
| 赛金花身世之谜..... | (416) |
| 李莲英死因之谜..... | (421) |
| 清宫太监娶妻之谜..... | (425) |
| 满人禁食狗肉之谜..... | (430) |
| 满族“尚柳”习俗之谜..... | (436) |

努尔哈赤姓氏之谜

关于努尔哈赤的姓氏，文献记载，稗官野史，杂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一团难解的历史之谜。据文献记载就有七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姓佟、童、全、崔、雀、觉罗、爱新觉罗。

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什么？正史和民间有诸多说法，这给清太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据文献记载就有七种说法：佟、童、全、崔、雀、觉罗、爱新觉罗。

满学专家阎崇年教授考证大量史学资料，试解努尔哈赤姓氏之谜。他认为努尔哈赤的姓氏之所以杂说纷纭的原因，在于满洲开始没有文字，没能留下原始的满洲文献记载；此外，清朝编修《明史》，凡是对清朝皇室祖先不利的史实或被删除、或被篡改，使得史书中缺少记载。而《清太祖实录》则编一些奇异的神话，来隐瞒历史的真相。

据《清太祖实录》开篇中称：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并托之神意，公然宣称“受姓于天”。这其中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三位仙女自天而降，来到布尔瑚湖。湖泊景色秀美，湖水澄碧，清波荡漾，四周林木葱郁，百鸟婉转鸣唱，美景使三姐妹忘情，于是脱衣于地中。许久，三姐妹浴毕上岸。这



时，一只神鹊飞来，盘旋在三姐妹的头上，轻盈可爱。三姐妹频频抬头观望。突然，神鹊将口中一颗红色的果子丢在三妹佛库伦的衣服上，红果色泽艳丽，鲜嫩散香，佛库伦爱不释手，放到地上恐其污秽，捧到手里无法穿衣，于是，她便含到了口里。不料，红果刚刚放到口中，竟顺势滑到腹内。顿时，佛库伦感到腹部沉重，不知过了多久，佛库伦生下一个男孩。孩子落地能言，身高体壮。十几个春秋过后，即长成一个相貌英俊、举止非凡的奇男子。佛库伦给儿子讲述了这段离奇的身世，命其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

布库里雍顺也就是清朝皇帝的祖先，自《清太祖实录》之后，官修的《会典》、《宗谱》、《通志》等，凡属清代的官书，以及来自努尔哈赤及其后裔一方的记载，都众口一词地肯定：自己是姓“爱新觉罗”的。

但是对照来自于明朝、朝鲜的官私书籍，则明明白白地写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佟，比如《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七年（1589）九月记载：“以建州夷酋佟奴尔哈赤为都督佥事。”陈建辑、沈国元订《皇明从信录》记载：“奴尔哈赤姓佟，故建州枝部也。”而且朝鲜文献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中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努尔哈赤向朝鲜国王回帖：“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尔哈赤稟”等等。努尔哈赤自称姓佟。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到达佛阿拉时，受到过努尔哈赤的接见，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回国后将见闻写成《申忠一书启及图录》即《建州纪程图记》，因此资料相当可信；而上面说讲的《回帖》正是努尔哈赤本人让他转给朝鲜国王的。既然是努尔哈赤亲自审阅过的正式公文，应当算是第一手资料。不过，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朝鲜文献更

多的是把“佟”写作“童”。

近年来出版的《清肇祖传》对努尔哈赤先世家族的事迹进行了研讨。该研究成果认为：努尔哈赤的先世出自建州女真，明朝设建州左卫安置他们。努尔哈赤先世家族谱牒，主要是以八世祖范唆，姓夹温氏，汉姓为童。加温就是金代的夹谷，《金史·国语解》：“夹谷[汉姓]曰全。”全为同的古体字，姓氏往往写作童或佟。后世努尔哈赤承此姓，初为佟，后改姓爱新觉罗。爱新，满语为aisin，金也，此“金”据著名清史学家孟森考证即是“加温”的合音。夹温是金代胡里改路贵戚姓氏的沿袭，胡里改路沿所在牡丹江口，努尔哈赤的先世在金代居住在牡丹江口时，可能是贵戚，所以授赐夹谷氏。

根据阎崇年的说法，佟姓或童姓，不但是辽东的显著大姓，也是当时女真人的普遍姓氏。谁做了部落的酋长，谁与明朝发生关系，这人便以佟或童为姓。

除了以上“爱新觉罗”、“童”、“佟”、“全”等几种说法外，阎崇年认为，朝鲜方面还有一种“雀”、“崔”说。这两个姓氏则来源于仙女吞服神鹊（雀）留下的果子，而生下清朝皇帝祖先布库里雍顺的神话。而认为努尔哈赤姓“崔”是由于朝鲜语中，崔的发音介乎于汉语缺和吹之间，与“觉罗”中“觉”字音相近，于是怀疑崔姓可能是来源于“觉罗”的误读。

那么觉罗说的立论根据是什么呢？专家指出，早在金代女真人中就有交鲁氏。交鲁，即觉罗。女真人每迁至新地常在原来姓氏上加个新地名而成新的姓氏。觉罗氏居爱新水（牡丹江）者，称爱新觉罗氏。此外研究表明“觉罗”姓同“肃慎，稷慎，息慎，女真”等族称和“哈拉”（姓）具有同源关系，它们都来源于“箭”kuru以及它的派生形式。著名满学专家金启

孙先生在《爱新觉罗姓氏之谜》一文中在批驳了爱新觉罗姓氏是赵宗后裔之说的同时，也明确地指出：“爱新觉罗、伊尔根觉罗、西林觉罗、舒舒觉罗、通颜觉罗、阿哈觉罗等觉罗氏，实即金代的交鲁氏。”

《清朝通志·氏族略》里记载爱新觉罗是国姓，爱新是金的意思。其他的觉罗则冠以地名、部名、民名等，与国姓相区别，以表示它们和爱新觉罗有所分别的。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记载有八种觉罗，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可见“觉罗”是满洲皇室旧有的姓氏，“爱新”是后来加添的，其目的在于显示帝王后裔的尊贵。

既然“爱新”有“金”的意思，一些学者就认为努尔哈赤的真实姓氏是金，猛哥帖木儿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有史料记载他姓金，所以，猛哥帖木儿及其后裔努尔哈赤都姓金，也就是姓爱新。“定姓为‘爱新觉罗’的目的无非一个，就是附会自己是前朝金代的皇族后裔，以此来说明自己家族血统的高贵，借此标榜自己的祖先来历不凡。”

正如阎崇年所说的：佟姓毕竟是汉人的姓氏，在和明朝官方文书往来时方便些，但是金姓却是金朝女真的国号，不但可以自显是帝王种族的后裔，而且可以凭借着它在女真民族中有所号召。因此，“爱新觉罗”这个姓就有其产生的原因和形成的过程了。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姓氏——爱新觉罗，由于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依据，而是学者根据史料推论，所以其演变过程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努尔哈赤死因之谜

天命十一年(1626)，六十八岁的马上皇帝在宁远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兵退盛京(沈阳)，不久便撒手人寰。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竟的大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9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25岁时，为报父、祖之仇，以十三副先人遗甲起兵，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58岁时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68岁的马上皇帝在宁远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兵退盛京(沈阳)，不久便撒手人寰。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竟的大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郁闷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据史料，天命十一年(1626)，



努尔哈赤亲率6万大军（号称14万）南征，一路势如破竹，不战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临宁远城下。明朝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严词拒绝努尔哈赤的招降，亲率兵民万余人顽强守城。他们在宁远城上架设了十一门红衣大炮，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据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阎崇年研究员认为，这种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特别是击杀密集骑兵具有强大火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红衣大炮在宁远之战中确实发挥了它的极大威力。据记载，后金军队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严重受挫。宁远城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在攻城的第三日，后金军队便撤兵而去。

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作为后金大军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对此，明朝和后金的史书中均无明确记载。金国平和吴志良在合写的《澳门与入关前的满清》一文中认为，由于对明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毫无精神准备，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受伤的可能性极大。经过潜心研究，金国平和吴志良终于从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中找到了一条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的珍贵史料。

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



相见，袁崇焕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瑷得以亲眼目睹了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羞辱讥讽努尔哈赤：“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据韩称：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俱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最后终于“因憲患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再加上袁崇焕的羞辱，最后终于郁郁而终。

除朝鲜方面的记载而外，明朝其他的一些史籍也有类似的描述。据明蓟辽经略高第奏报：在后金军队攻城时，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敌人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还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这个大头目，有人认为是努尔哈赤。明人张岱在其所著的《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记载，红衣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敌军认为出师不利，用皮革裹着尸体，一路号哭着撤退了。金国平和吴志良据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大头目”、“裨王”即为努尔哈赤本人。

考虑到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金国平和吴志良对此则分析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中炮受伤，随后又受了袁崇焕这个“小子”的冷言讥讽，回到沈阳后



一直耿耿于怀，怒火中烧，导致伤口恶化，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终于并发症而死。炮伤是努尔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

正在人们对努尔哈赤之死不再提出异议时，有的学者却坚持认为，努尔哈赤没有在宁远之战中负伤。《中国历史文献丛刊》1980年第1期载孟森先生遗著《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不确》及商鸿迪教授附《赘言》等文，均对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负伤这一结论持异议。李鸿彬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依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了质疑。

疑点一：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

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中间有八个多月。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正在“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还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郑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全无“重伤”之人之病象。